

# Recording

姓名：廖致苙

出國期間：97 年 4 月 18 日至 6 月 25 日

目的地：澳洲、紐西蘭

## 一、夢的前奏

從紐西蘭帶回來的巧克力融化了，美麗的句號留在南半球。  
我回來了。

在香港碰到颱風，回台灣丟了大包託運行李也不在意，那是怎樣一種欣喜的情緒，我終於又聽見參雜閩南語粗口的台灣國語了；爸媽在機場等了一個鐘頭，我手拿著手機等一飛機一踩地瞬間開機，媽說慢慢來，那時已經是台灣時間晚上11點半，六月底的暑氣惹得我幾乎窒息，我著急著想脫去長袖，還有歸心，像弦上發射出去不回頭的箭，要見見媽媽，見見爸爸，要在台灣土地上沾黏一身可愛的灰塵。

我常常說，我絕對不是優秀的學生，甚至有點懶散不聽勸，可是我是最幸運的人，因為我有我親愛的爸爸媽媽，培養我、教育我，他們堅持了客家文化，讓我不負一身血液，做一個有夢想的客家人，當我得到客委會築夢計畫的錄取，他們沒有半點猶豫，全力支持，他們擔心我在澳洲、紐西蘭感到害怕、孤單，一送我上飛機，立刻回家發 e-mail 鼓勵陪伴我，若不是他們，我不是我，只是一副被人群推著走的身體。

感謝雪梨經濟文化辦事處林碩彥組長，他熱心體貼，我出發前與在雪梨行程裡，細心照料；SBS 政策研究部經理 Miss George McClean，她親切溫柔，原可以請助理招呼我，可是每次都親自陪我，撥時間和我談話，原住民節目製作人 Lola、中文廣播組白菲比小姐，白小姐早期在台灣是名人，她是白嘉莉的妹妹，可是她平易近人，工作雖忙錄，但只要有新聞就會通知我去參加，給了我很多學習的機會，以及 SBS 所有入鏡的員工，雪梨街頭指點迷津的路人，YHA 認識的朋友 Kristy、Kyle，毛利電視台公關部經理 Miss Vanessa Horan、記者 Amoma、攝影記者 Jay，兩位帶著我東西南北探訪，讓我見識毛利電視台探訪的一切、奧克蘭經濟文化辦事處楊高榮處長、汪強組長，羅托魯阿受訪的 Ray、威靈頓最溫暖的湯家 Josh、Sarah 夫婦，那是我最感激的招待，皇后鎮認識的新加坡朋友林肯、Pheobe，還有，花蓮翔富旅行社何經理與金子阿姨，最重要的是築夢計畫承辦人臺瑾。

謝謝客委會接受了這項計畫，我在面試時說了：我有一個夢想，就像城堡一樣，我準備好了，就站在門口，希望評委們相信我，請把鑰匙交給我。今天，我滿懷感激的將成果雙手奉上，期盼各位也能走進城堡，品嚐我的夢。

最後，還要謝謝即將開啓我的夢的你。

## 二、執行日程表

澳洲 4月18-5月21日



#### 4月18日-19日 台北-雪梨-墨爾本



早上7點35分，阿婆白髮蒼蒼，她說：「自家出門，要注意知沒？」爸媽開著車，熟練的穿越蘇花公路，我們一路說著我下學期論文所需的田野調查資料，平凡的像是要送我去學校一樣。

#### 4月19-4月23日 墨爾本

Melbourne Museum 墨爾本博物館  
Immigration Museum 移民博物館  
Aboriginal Gallery 澳洲原住民藝廊  
SBS 電視台



在雪梨轉機了以後，踩在墨爾本的右腳是我在澳洲的第一步，我想先去找姑姑，她定居在墨爾本二十幾年，並嫁給了澳洲籍姑丈，他們的生活象徵澳洲文化中最特殊的一部份，就是天南地北不同種族的結合，80年代起，墨爾本有了大量亞洲移民，帶來各式文化習俗，至今五成以上澳洲人都能說上一兩句別的語言，都能俐落的使用筷子，櫥窗的化妝品有各式膚色，馬路上有各種文字招牌，我想到這裡，先吸幾口綜合口味的澳洲空氣。

#### 4月24日-5月21日 澳洲雪梨

駐雪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 
SBS 電視台  
雪梨歌劇院  
雪梨大橋  
中國城  
中國花園  
澳洲博物館  
雪梨博物館  
新南威爾州美術館  
雪梨塔



到雪梨的第一天，我因為網路一小時折合台幣145元，打電話回家哭了起來，執行計畫的第一個星期，行李超重還是得背，肩膀壓得瘀青，拿著地圖分不清東西，天黑了躲在房裡不敢外出，自己和自己說話越來越疲憊，冷藏的三明治

和漢堡不合口味，我責怪自己寄件人和收件人寫反的截稿日就應該放棄。

隔天，我練習坐火車到 SBS 去，試試路線給自己一點信心，回程，我貪便宜硬頭皮吃下了一個莫名酸味的肉捲，然後往海邊走去，見到了雪梨歌劇院和雪梨大橋，天氣晴朗，我徒步走到風景區，果然成就感上身，拋開了陰影。往後的三個多星期，我在 SBS 認識朋友，學習知識，見識雪梨大都會的美好，一面在電視台裡見習，一面觀察當地人與他們交談，一個人生活漸感到興奮。

# 紐西蘭 5月21日-6月25日



## 5月22日—6月5日 紐西蘭奧克蘭

毛利電視台

奧克蘭博物館

奧克蘭動物園

凱莉塔莉海底世界

Waiheke 島



到紐西蘭完全是一個人了，我總是說，對我來說，紐西蘭像是烏干達一樣陌生，除了知道這麼些族群文化、媒體生態以外，我心裡沒有紐西蘭的草圖，就連我做計劃的那時間，也一直將紐澳兩地重疊想像，大約是一樣的風景。

我有幸在抵達紐西蘭的第三天，就順利的進去電視台參觀見習了，他們給我的時間很彈性，主要希望我在紐西蘭多走訪地區，參觀博物館、逛逛花園，與人們交談，甚至替我安排往後的行程，往南走去，更有收穫！

紐西蘭國家保留許多許多毛利語地名，我到 Waiheke 島去，毛利語意指瀑布，除了該小島嶼名稱外，還包括有路名、建築物、居民，處處可見毛利文化。

## 6月6日—6月11日 紐西蘭羅托魯阿

羅托魯阿博物館

TE PUIA 文化村

14世紀，毛利人首度發現羅托魯阿，因環境優渥近水源地，於是開始遷入，羅托魯阿幾乎是毛利文化區的象徵地，當地約六萬八千人口，卻躍升為紐西蘭北島第二大觀光區，處處可見毛利文化遺跡。



## 6月12日—6月16日 紐西蘭威靈頓

國會廳

毛利廣播台

毛利電視台的 Horan 經理，替我安排威靈頓廣播電台的參觀行程，小而齊全的公司，和其他威靈頓 11 個毛利廣播電台互有聯繫，因廣播與電視媒體屬性不同，服務對象有別，廣播電台更具在地性。



## 6月17-6月21日紐西蘭南島

庫克山

皇后鎮



旅途的最後一週，在威靈頓開始計畫到南島去走走，我選擇庫克山最為冒險的第一站，行前到處問人有沒有熊出沒？果然，天氣冷得我睫毛銜住重重的冰，動物也生存不了。

因環境優美被讚為「皇后住的地方」，皇后鎮是高空彈跳的發起地，許多旅客慕名而來，我雖沒親身體驗，結交朋友因他的大膽嘗試而大開眼界，冰河侵蝕地形、冰河湖，每 0.8 秒按下一次快門。

## 6月22日-24日 紐西蘭奧克蘭

紐西蘭奧克蘭客家同鄉會

旅行的第 66 天，我獨自從澳洲飛紐西蘭，又長途跋涉的到了南島，不覺得特別辛苦，緊握著雙手都是勇氣。



從代表處那兒得到了這條線索，與前理事長古文姬女士聯繫上，她邀請我至她府上用餐，她一口流利的客語，我萬分感動；當晚，我才知道家裡爲了我的出現，招待那麼多客人，我見小廖媽媽削著水果，放下 DV 笨手笨腳幫忙起來，我含著眼淚，想媽媽和阿婆，那兩顆淚珠，滴進泡著水果的鹽巴水裡，我悶不出聲。

我遠從台灣到這兒，與他們素未謀面，這一桌的菜，我嚥下的盡是感謝，隔天，理事長和小廖媽媽到我的住處載我到市區喝下午茶，還繞了奧克蘭一圈，我雖自小說客語至今，卻表達不出滿腔的感動與答謝，語言遠遠追不上情緒的激動。

## 6月25日 奧克蘭-台北

清晨五點的起飛的班機，我徹夜未眠，在旅社交誼廳等著接送的接駁車，抱著行李打盹兒。再回到奧克蘭他們竟對我說 welcome come home，冰冷的空氣吸得我鼻尖刺痛，眼裡卻是溫熱的淚水。

三點鐘抵達機場，交付了託運的行李，我還，邁不出腳步踏上歸途。

### 三、我走過

### 一 築夢計畫執行全記錄

4月8日。天氣晴朗

過了12點又20分鐘的日記，我終究不知道要用哪一天來計算。

今天去車站牽機車回家，這是她第一次壓過花蓮的大理石拼塊，她是否有和我一樣的歸屬以及安全感？

中午和媽去銀行換了澳幣和紐元，外幣拿在手上，和傍晚來的包裹，漸漸的勾起離別的草圖，收拾起行李，想像一個人在機場拖著及腰大小的重物，身上背、吊兩包，手上大概不停翻閱會話，東張西望找一處落腳的店宿，有點擔心自己，也有點擔心家人的擔心。

得知機票可能要延後一天的消息，有點混亂，好像既定的行程需要大幅變動，讓人很不安，加上簽證也沒著落，這幾天的心情隨氣溫升高，12至14點特別焦躁。很難得的，我想念學校小小的三坪套房宿舍，臨走前我將一切能見物都打包，或者用塑膠袋遮蔽防塵，我傾力整個研所的生活，複印在那張書桌，還有，它曾是夢的小豆苗。

4月18日 台灣天氣陰，澳洲天氣晴

將近一個禮拜失去腦袋，把日記空白，實在很糟糕。

出發之前，很緊張也很緊繃，小小的事情會把我弄得天旋地轉，甚至埋在枕頭裡弄濕一大片，我總是覺得沒有人可以分擔我，雖媽和爸在這個計畫裡給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協助，甚至因為爸媽，我才有這個夢，在夢的過程裡，無時不缺他們的疼愛和關懷，以及這一切我手中握的得天獨厚資源，如姑姑啦、爸媽的朋友啦、客委會啦等等，可是到這個緊要的時候，我不免想逃跑和放棄；我心裡面常常有一個畫面來形容，就是玩雲霄飛車的時候，看見和聽見前面的小車子一台一台滑下去，那時會一直數，剩下兩台、剩下一台，那種等待進入高潮的心情，總是會有一個大窟窿，從那裡開始爬，生活會跟著秒鐘，動一下心陣一下，連吸一口氣，胸腔都拒絕。

出發的前一晚，我出奇的睡得好，大概是行李整理了好久，約兩個星期的長跑，整天把東西擺好又取出來，終於把鎖鎖上以後，等待高速向下的車子，心情很平靜。要入關時，我知道媽會哭，所以我來了弟，讓她和爸覺得不那麼寂寞，我鎮定了許多，因為知道夢已經預約好了，等我去完成，把離別的心情快速轉換

成壓力，比較不容易哭。

坐了很久的飛機，轉來轉去其實不是想的那麼可怕，俗話很喜歡說的"路在嘴上"，而且冷靜一點，什麼都看得清楚，天南地北都去得了，姑姑來接我時，正好有個外國人過來跟我說"沒關需～"，一個像想找中國人說中文的男子，還唱了一首廣東歌，他以爲是中文，還說 Beyond 唱的，我說我不知道歌曲，但是 B 他們是香港人，總之，他說他喜歡中文，我有一種得意，總算讓阿豆仔學中文了！

築夢第一天，一直到現在吃得飽睡得好，只是天氣溫差太大，早穿皮襖午穿紗。

### 意外的驚喜 WIN TV 參訪 —4 月 21 日

我的第一個行程，聽姑姑說一家規模較小的電視台—WIN TV，在地性強，滿容易親近，我依電話簿裡的電話，撥了過去，他們竟然安排我當天可以拜訪，興奮極了！掛上電話，還緊張得不得了，上網就找老師求救，該問些什麼問題？來不及做足功課，騎著單車靠右逆向，前前後後搞不清方向，找到了 WIN！

他們先將我的姓念成「賴」，我不在意也沒糾正，「賴」小姐就高高興興的踩進去電視台參觀；確實是一個不大的電視台，員工有二十多名，記者只有三位，因大多在附近採新聞，其他電視台節目也多屬轉播，所以即時性不強，每天有中午和晚上兩次新聞，所以三位記者加上兩主播已足夠，帶我參觀的是 Jim，他是主任，負責執行決策，他說他喜歡這份工作，這使他生活精采有趣，電視台小有小的好處，管理起來比較容易，員工不多感情卻十分融洽，有好幾位資深員工都已經工作了二十年，是電視台的元老。

我去的時間正好接近五點，是晚上播新聞時間，碰上兩位主播，一男一女，又高又美，很親切的和我拍照，Jim 領我去主播台和主控室，新聞播報時間，一分一秒都算得精確，進廣告時，主播放鬆的表情讓我笑場，我想起電影裡頭有的橋段。



回到姑姑家之後，家人們也正在看新聞，姑姑抱怨主播髮型怪異，我說我剛剛見到她本人耶，說一句俗語：「本人比電視美」從電視台離開回家看電視的感受大不同，超有趣的體驗！

墨爾本天氣晴，氣溫約 17 度，比基尼上街

計畫去墨爾本博物館，和姑姑還有表弟和表妹，小朋友各是二年級和五年級，我想起我前年暑假曾經帶過另外的小朋友去過台中科學博物館，那時他們也是五年級，但相較起來，差別不小。

大概跟姑丈也有些關係，Gavin 和 Amber 對博物館很熟悉，一點也不排斥，反而看得認真又有興趣，不只如此，今天是禮拜二，有很多一批一批的學生，由老師帶隊到博物館來進行校外教學，小學到中學都有，我整理了回憶，好像我自小沒有這樣課程，也許是因為花蓮，也許是因為種種的原因，使我們受的教育有很大的不同，唯有花蓮的學生在畢業旅行的時候會到博物館去參觀，也盡是自由的走馬看花，沒有如雷灌頂的醒悟，那時只想著什麼時候底片會用盡？



墨爾本博物館裡頭展示的展品很簡易，大部分的展品老少皆宜，緊扣著澳洲的生態人文，鎖定對象以孩子為主，又不流於通俗幼稚，說起來台中科博館裡的展品多，但是比較困難，這又要說到澳洲學校裡的教育也是簡單又容易上手，讓學生不討厭上學，然後樂於學習，相反的，我們從小因為考試而苦讀，現在又記得了什麼？不過有一點我很開心的，館裡預告明年要開始龐貝城的展覽，去年暑假在台北看過了，心裡面很充實驕傲。

這兩天皮膚很不舒服，全身癢得呼天喊地，不曉得是因為澳洲的天氣很乾，偏偏我洗澡總洗得全身發熱，用亞洲人的體質向乾燥的澳洲 say hello！

在街上看見很多黃色臉孔，我感到很興奮又好奇，是不是會說中文的？或者能說喔衣西的也算是親戚了，可是他們彼此好像不這麼想。

我想，沒有所謂墨爾本的居民來認為誰是主誰是客，只要在這裡住得久，認同和歸屬感上身，那麼就不分族群了，甚至是你我了，東方臉孔一點也不稀奇，大概從小班上同學也有一大票，自己也不想分，反正只是膚色相近一點而已，或許母語也不會說，不能更拉近距離，族群的情感稀薄了，在這樣一個移民社會中，更容易相處。



今天的計畫是殖民博物館和澳洲原住民藝廊，一直很興奮關於這個主題，尤其是三個街口以外看見的博物館招牌，有一張巨大的圖像，是一名亞洲人拿著一張黑白舊照，照片看得出很久以前亞洲人的服裝，非歐洲半圓的蓬裙。

博物館共有三層樓，一樓的入口處展出的是第一批移民至澳洲的土耳其人，說明移民的原因、雙方政府的協議，移民者當時的生活；二樓有一部影片，詳細的將移入澳洲者分為五因素：

- 一、爲了更好的生活
- 二、爲了自由
- 三、爲了躲避疾病、飢餓和不適生存的環境
- 四、爲了與親人團聚
- 五、因戰爭和軍事衝突遷徙

我拿著 DV 站著看影片 20 分鐘，了解離開家園如刀割心頭般的痛楚，新生活得過，辛苦的、難受的都要接受。

1900 年以後，澳洲如吸鐵，來自多方的遷入者帶來各地文化，任意門式的生活，成爲澳洲的特色，打開門就能去各個國家。移民博物館在世界是少有的，反映了澳洲當地的社會現象，敘說著移民的歷史，和今日一股強大的社會階層，給澳洲帶來影響，在歷史中佔有一塊位置；這是一個非常必要的教育，了解國家的組成人口，過去的故事，以及未來和諧的社會。博物館的感想，在我這次的計畫裡，具有很高的價值。

澳洲原住民藝術爲紀錄生活



為做，在許多自然物上畫下動人的圖案，如石頭、樹枝樹皮，展現他們對土地特有的感情和親密。另有象徵性的圖騰，作為記號，在創作時，可與祖靈對話。

澳洲政府當然視原住民藝術為當地特有文化，處處可見得藝術品與禮品專賣，為尊重原住民藝術家，禮品皆價格昂貴。

## 陌生人 —4月24日 雪梨天氣晴

我該如何感謝陌生人？如林先生一樣的熱心待人。

三月份起，距離我出國剩下一個月，準備工作變得很真實不容怠惰，心情很緊繃，任何一點挫折都可能使我夢碎。當時，雪梨辦事處林組長生來信，歡迎我到雪梨，並細心問我計畫中的行程、住處交通和電視台參訪，在我出國以前，約有 20 封電子郵件，他叮嚀的事宜。



我先往墨爾本探親，再飛雪梨，他親自到機場接機，辦公室寄放行李、用餐，送住處，他一直擔心我一個人生活，給了我許多地圖和聯絡電話，指引我辦事處的路線，他說週末有同事從坎培拉來訪，要帶我一起趕上鼎泰豐雪梨的新開幕。

## 人情 —4月25日雪梨

這是一個便利發達的社會，社會福利完善，馬路上有超過五種以上的交通工具，不包括地下和天上的，氣候怡人，衣食不缺，海涵世界各地的族群，人口和土地比例疏鬆，宛如一塊淨土。

澳洲因位於南半球，與世無爭，自然養成豁達慵懶的習性，人們友善、脾氣好，甚至到了被批評過度放



縱，做事拖泥帶水的壞習；說起來，差不多先生也可以住在澳洲。

不如中國人社會，和廣義的華人地區，沒有敬老尊賢的禮儀，我不曾喊過我的姑丈 **uncle**，馬來西亞籍孀孀在澳洲落地生根以後，也要求我直呼名字，這是亞洲社會早已經知道的洋人世界。今天我在公車上，見了很多老人上車，雖然不乏空位，但是沒有任何一道關心的眼神，傍晚下班的尖峰時刻，有對母女上車，小朋友年紀很小，在西方人長腿間緊牽媽媽的手，她一上車，立刻有位女學生讓位給她，我撇眼看見是黑髮黃皮膚的東方人臉孔，心裡回憶起捷運上那個沒人敢坐的深藍色椅子，"讓座"竟然只存在華人的道德教育中。

## SBS 電視台 4月28日

雪梨天氣晴，不冷，但是沒有陽光的地方絕不如想像的溫暖

我在計畫擬計畫書時，同時聯絡了兩家電視台，一家是 ABC 澳大利亞公共廣播機構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，另一家是 SBS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特別廣電服務，當時給了我回應的是 ABC，所以在計畫書上暫定見習單位為 ABC 電視台，他們友善的表示希望得知更多關於我和這個計畫的消息，於是又推薦 SBS 更符合我的需求，且那裡有台灣籍記者，容易親近，溝通更不成問題，經由辦事處林先生介紹認識了 ABC 提及的白菲比小姐，她的熱心使我迅速的與 George 搭上線，並約定了更細節的時間與行程，再者，我的大學老師和公視的菲菲老師建議我將觸角多方釋出，SBS 是確實更好的選擇，最後，幸運又順利的，我進入了 SBS。

下午三點，我與 George McClean 見面，e-mail 聯絡的期間，我一直稱呼他為 Mr. George McClean，見面時，是位美麗的女士，我以為是他的助理，沒想到竟然是 Miss McClean，她人親切和藹，先領我進辦公室，我們在等待中文廣播部白小姐的加入，她向我講述 SBS 的歷史、現況和公司運作。

當然，我先表示了我知道的 SBS，包括了 1975 年，SBS 的前身墨爾本和雪梨廣播節目，一週四小時，六種語言，發展到今日廣大的六十八種，以及我觀察到的節目內容，新聞方面的多元化等等，還有台灣方面的情形，多



元族群和新興的族群媒體，以及學術方面的研究。

McClellan 說，澳洲的人口組織中有非常大比例的外來族群，社會接納了他們，與之生活在一起，他們需要得到一些特別服務(special service)，從他們的語言和角度來幫助他們認識澳洲，甚至替他們報導關於自己族群的新聞，像是佛教活動、奧運聖火傳遞等等，在電視台方面，他們做到盡量多元，照顧到每一族群，每晚六點半的晚間新聞，以報導國際事件為大原則，即是一天最重要的服務；那麼，在廣播節目裡頭，就可以以語言來做到分工，每天每小時由不同的語言放送，在節目裡面，盡可能的加入娛樂、新聞、族群報導，以五大語系：中文（含粵、普通話）、希臘文、阿拉伯文、越南語，西班牙，所占比例最高。

總納 SBS 的博得國際的支持與讚賞，有幾個原因：

### 一、政府的大力支持

澳洲欲擺脫白澳政策建立的負面形象，勇敢的檢討反省，訂定新目標，對國內的移民人口掏出服務，專為少數族群設立媒體，而且推動不遺餘力，教育方面，強制學習外語，中學以後有多種選擇，各語言教師因應俱全，資源豐富，帶動了全國由上至下，樂見琳瑯滿目的文化進入澳洲。

### 二、SBS 集團的縝密分工

如我們難以申請進入參觀一般，雪梨 SBS 的位置並不在市區，而是在北雪梨，環境單純，但是進出嚴格，員工有八百多位，分屬電視部門和廣播部門，因節目取向多元，故員工也來自四面八方，當語言分支至六十多種時，組織也將隨其脈絡，甚至由於歧異度高又複雜，工作人員也分辨不了耳邊播放的節目內容屬什麼語言。

### 三、員工的素質

雖然他們並不舉辦任何嚴肅的測驗來挑選員工，但是由於公司裡分支細膩，除需要龐大人力的後置工作，其餘需要語言長才的小組，都只留下兩三人，所以必須有最優良的工作能力才得以勝任。

### 四、社會大眾的支持與迴響

令我驚訝的，大多的澳洲人都對社會上不同的族群感到新鮮，不論是哪裡來的食物、聚會以及宗教活動，澳洲人都興致勃勃，從商業的角度來看，這些人潮

帶來商機，也刺激消費，還有人力的支援，文化上給他們新奇、有趣的視覺聽覺享受，一位老太太說，澳洲的起源本來就是來自移民，那是過去的歷史，而現在這些外來人口也是為他們紀錄澳洲歷史。

當然我們了解，像 SBS 這樣型態的媒體，服務了少數族群，要求節目品質，很殘忍的，就必須屏棄市場需求，在現實中得不到高收視率，雖然有政府單位的資助，但是廣告商偏愛娛樂性強的電視台（2002 年以前 SBS 沒有廣告），據悉，鎖定 SBS 的少數人約屬高教育程度者，或者新移民族群，這是可想而之的結果，但 SBS 終究沒有降低水準。

其實電視台裡頭不如我想像的雄偉，和一般電視台一樣，有後製人員、辦公室、錄音間、亂七八糟的辦公桌，帶子和紙袋堆在一起等等，只是 SBS 對族群的努力和強健的組織運作，是世界有目共睹的。

#### 常識 4 月 30 日 雪梨

今天被心直口快的一句話打擊了我幾天的好心情，我與姑姑談論關於海外客家人語言的選擇，我說，當客家人要傳承語言給下一代時，他們大多會放棄客語，因為方言的弱勢以及用處太少，他對我說，那是當然！因為連中文都說不好了，這是常識！！



我感到難過和沮喪，對於我熱衷的學問，和細微觀察的文化現象，被視為常識嗤之以鼻，還有部分海外華人低落的民族意識，無力到幾乎可以說服自己加入他們，索性當個外國人。我當然了解移民者求生存的艱辛，融入當地化身為公民，她告訴我，語言一點都不重要，只要哪一種最具功能，選擇來用就足夠了，我感嘆語言復興者的努力，終究追隨不上社會的變動，我再也不想寫文章感性的呼喚族人"不要嚙下還能說母語的那一口氣"，因為語言只用於溝通的鐵則，無敵！

#### 不牢固 5 月 2 日 雪梨天氣晴

心不牢固，我就是這樣的小丑。

一直裝腔作勢，賣弄小聰明，取得一點點小榮譽，不曉得天高地厚的等著新的挑戰，然後害怕得像隻小雞，舉白旗放棄，那是我以外的我預期得到的結果，任何方面，任一事件。曾經想退還名氣和金錢給築夢計畫得贊助單位，把花的心思都放掉，回到考慮寫計畫的前一天，決定不寫，

把這個學期留給等待，唔，還有論文計畫。都是因圓夢過程的艱辛，我心意不決，所以，風吹草動我拔腿就跑，澳洲的夢。

什麼時候我才能，站得穩一點？

白菲比小姐 — 5月5日 雪梨天氣晴，走路熱得冒汗



經由辦事處林先生引薦，我認識了白小姐，與剛落幕的大選期間回台的白嘉莉小姐確實有點神似，美麗大方氣質非凡，當然，在台灣的家知道我將見到白小姐，羨慕不已。

昨晚，我非常緊張，加緊功課，把資料再讀得熟一些，正好在墨爾本參觀過移民博物館，對華人在澳洲的生活有了認識，起了早，到 SBS 門前離與她見面的時間還有兩小時，我在車站用餐，點一壺熱茶的時間，再模擬與她見面的談話內容。從 George 手中接過我，白小姐馬上改口說中文，讓我感到親切，林先生曾說她平易近人，知道她的工作忙碌還願意見我以後，更是感激又榮幸。

她的辦公桌在 SBS 廣播辦公室裡，周圍是其他中文節目主持人，Mandarin Chinese 包括普通話和粵語，節目時間各佔六和七小時一週，是所有廣播節目中的極大比例，所以時間很緊繃，工作時間也長，白小姐開玩笑說：「他們現在不會跟妳說話的。」雖如此，粵語主持人李小姐對台灣大選甚感興趣，她問我這次選舉的結果馬英九得到多少票數？我不知道，真是愧疚不已。

白小姐說，她早年移民澳洲參加一些社團，在華人圈中認識了許多朋友，這樣的經驗讓她在成為 SBS 廣播節目主持人與記者的身分中，實有幫助，從 1994 年起，她為 SBS 工作至今，關心華僑，更關心故鄉，身為第一代移民者，她了解聽眾，知道他們需要來自家的消息，甚至是母語傳遞的重要性，因此，來自各階層賦予媒體的期望，使這個工作更具重大責任。

她忙著要採訪下一位貴賓，還熱心的欲載我到車站搭車，途中介紹 Chatswood 華人的生活，因機能良好，離雪梨不近不遠，可遠離城市喧囂，又不失方便，所以聚集了部份台灣人。最後，她告訴我浴佛節的活動與地點，並給了我一些資訊，我拿著信封袋隨她駛遠的車，還在喃喃說著謝謝。

## 牽引的另一個夢想 — 5月6日 雪梨

今天吃了一個超級好吃的午餐，不過一樣是冷冷的，酸酸的，很貴的，就是漢堡和沙拉，在這裡對吃的心得就是：羅馬絕對不是一天造成的，那些漢堡起司應有盡有，漢堡大約跟一個 baby 的頭一樣大，而且又高又豐滿，用手拿著吃絕對會弄得滿桌子的那種盛狀，夾層的肉很大片，薯條吃得又渴又乾，熱量是一個星期也去不了的。

澳洲是胖子的天堂，因為這裡的胖子都不胖，吃得再多也不擔心自己有過胖的嫌疑，人人都對渾身肥肉自信一把，站在超市冷凍冰箱前還露肩露胸，瘦子是病人，過度的病態。

與白小姐見面以後，啟動了我新的想法，到澳洲來工作？她說：「首先要成為澳洲公民。」我是不是也能到這裡來繼續攻讀博士，找工作、長久的生活下去？既是對族群媒體有高度興趣，又深深的喜歡澳洲，再說，我本是台灣二次遷徙的東部客家人，我的曾祖父曾是移民者，也許我也註定被安排流浪。

去過姑姑學校，看見她的中文教室，是一些很簡單的單字，像是我們剛學英文時候水果海報啦、日期啦、英文的教室規則，現在替換成用英文教中文而已，老外用音標學中文是很困難的，但是音標是我的專長，黑板上那些 abc 拼寫的中文，我一目了然，加上晚上姑姑一直對別人開玩笑說，她要騙我來澳洲替她做家事，漸漸有些想法了。經姑姑介紹認識了幾個朋友，是年輕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人，他們來這裡唸書又工作，英文非常好，學歷和品行也優秀，自然長久留了下來，我想著，和我年紀相當的，都有了不少成就，我還不如國高中的孩子，聽話乖巧，只是一味任性的做夢，沒有實際作為。

趁年輕的時候，是不是也可以冒險一點，到這裡來工作？學中文是一股旋風，我猜想可以持續一段時間，只要不到城裡教，鄉下可以得到聘請的。首要的，使用一種語言教另一種，是需要說夢話也能說出文法正確句子的能力，火候還不夠。

太多需要考慮的變化，目前也不認為有本事對付，只是不妨是一個新的選擇。

## 生命的歸屬感 —5月8日 雪梨

很多人問我說：一個人不怕嗎？我說：不會呀，只是去澳紐，又不是地獄。是真的，目前一切都順心平安，或許該怕的事情還沒來，還是我太遲鈍，對我來說，擔心的事情只有英文不流利，怕是言不及義。

今天聽人說，人的適應力很強的，在市區要生活，就得學會搭車找路，必要的裝備很快就要到手，同步的和別人一起活著。我想，這樣的人，確實反應敏捷，隨遇而安，但是，漂泊自在的感覺真的大於生命的歸屬感嗎？

前天我考慮了到澳洲教書的工作，今天就有點猶豫了，假如我在這裡結婚生子，五年見一次我的父母和朋友們，和連皮膚顏色都不同的人生活，說著不屬於我的語言，甚至我的孩子必須因為和同學交談而放棄母語，他們不能體會我的從前，那麼這樣只有眼前和未來，卻乾淨切斷過去的我，真的能從工作中得到釋放嗎？

I am confused .

## 同志區與法輪功 —5月10日 雪梨天氣晴

週末是我最喜歡的觀光日，我一翻開旅遊書，馬上搜尋週末的好去處，市集是最最精采！

不論是雪梨或者墨爾本，我很鮮少搭市區交通工具，怕是坐的天南地北失去了方向，還有消費太昂貴也是因素。我走路沿著牛津街到 Paddington 市場，沿路漂亮的七彩旗以為是觀光活動，路上裝扮美麗的男人是街頭藝人，見我拿著地圖晃頭晃腦的拙貌，一對年腦夫婦指引我路線，還告訴我同志區的由來。我花了20元買一對耳環和三條手鍊，是一個日本老闆，還給了我特別價錢。

下午奉白小姐之命，她告訴我法輪功的宣傳活動，要我去中國城晃晃，順便吃吃這裡的中國食物，是不是騙騙洋人口味，果然見到藍色整齊的制服，還有中文與英文同步主持的法輪功活動，有中國舞蹈表演和歌曲吟唱。



傍晚，吃到了好吃的蛋餅、鹹豆漿和韭菜盒子，一入口就好想念台灣的食物，雖然早餐的漢堡也好吃，可是蛋餅是我的命哪！

### 浴佛節 雪梨天氣陰，不冷



又出任務了，真令人興奮！

今天採訪的是在中國花園舉行的浴佛節活動，場面浩大，東方習俗中，舞龍舞獅不可少，現場甚至有行政長官，可顯活動之重要性，參加者皆是雪梨各亞洲社團，各自穿著代表自己族群的衣飾，園遊會型式的，搭有棚子賣食物，我喝了一杯珍珠奶茶，唔，不好喝。

當然，佛教徒遍及世界各地，仍是有金髮碧眼的人們念佛經，兩位主持人一說普通話，一說英語，帶領全體祈福的法師，使用英語朗誦，有點怪異的場面，那個，饒恕我的不敬，佛祖聽得懂英語嗎？

### 澳洲博物館與海德公園 5月13日 雪梨天氣陰



George 告訴我，多走走，媒體人的工作就是多聽多問，除了電視台內部見習，也到街上看看人群。

我告訴 George 我想到博物館的行程，她當然樂意放我假，於是今天給自己安排的行程是澳洲博物館和海德公園紀念博物館，當然包括海德公園。

早上走路去澳洲博物館，心情不錯，因為在 SBS 受到許多照顧，又寫了心得，媽媽也對我說不必太擔心花費，當然我絕非要大肆買購，只是負擔輕了，很開心。

大約 10 分鐘的腳程，走到澳洲博物館，進門以後跟著有許多小朋友在後，由老師帶領參觀，我發現，每一站值得學習的地點，包括展覽、或者紀念公園等

等，都有學生的教學活動，對於澳洲如此生動活潑的教育，我感到羨慕！

原計畫在此停留兩小時，沒想到短短一小時就結束了，因為展品又少，也不引起我的興趣，有原住民展(這個花了約 40 分鐘)，其中談到 1930 年白澳政策時期，當時的政府將原住民孩子強行帶離，遠離家人到 1500 公里外的集中營去受白人教育，有研究指出，只要三代以後，澳洲就會成爲一個完全白人文化的社會，不再存在其他有色人種，被帶走的孩子有 15%，甚至不許原住民之間通婚，直至 1960 年，這個政策才被停止，這些兒童，後來稱爲「失落的一代」。有一區展品，多在說明這個殘忍的事件，紀錄片中有幾位已是老年的澳洲原住民娓娓道來，當時離家之情歷歷在目。

恐龍展、動物、礦物等等，台灣的博物館好像特別喜歡解說恐龍，大概是受了科博館的影響，加上全台灣國中小的學生都得去一趟，所以恐龍不能使我好奇，相反地，還有點厭煩，另外那些動物，澳洲每處都有他們的解說，展場裡的不比野生動物園中更親近，最後是礦物展，我搞不懂，澳洲博物館爲什麼要展覽礦物，有些也許稀有，但是在標榜“澳洲”的學習場所，我想看的是人文或者歷史。

下午去海德公園博物館，我知道這個博物館展的是長久以前的囚犯、或是移民收容所，所以我很害怕，鬼鬼怪怪什麼的，站在門口遲疑很久，最後才進去，而且很快出來，一點也不有趣！而且一直在自己嚇自己。

今天來了一位新室友，晚上我們出去走走，從星巴克買了咖啡，然後去肯得雞還有買了一些食物，雖然下午我去了，但是因爲她我才敢下去廚房，發現廚房不像我想的糟糕，明天起可以自己煮點東西吃，真好！還有明天我們要一起上雪梨塔，交個朋友真不錯！

**禁止拍照** —5 月 14 日 雪梨天氣晴

今天發現了 85 度 C，超級開心，以後要天天喝，是雪梨的平價咖啡，可是要 2.8 元，換算台幣還是貴森森。

一個規模不大的雪梨博物館，裡頭詳盡介紹雪梨的過去，利用許多科學和具創意的手法，展出從前雪梨模樣，還有關於東方文化的一部分展出，以竹籃爲主。博物館中志工很多，親切又溫柔，可惜的，整個博物館都不許拍照。



願平安 —5月15日澳僑記者會。雪梨依然天氣晴

今天原計畫是要去 SBS 與白小姐碰面，早上打電話給她以後，她說這幾天因為四川大地震，所以新聞很多很忙，要改期碰面，我感到洩氣，擔心越來越沒機會再與她交談，霎時間，公共電話就斷線了，我再接著拿 skype 打，她告訴我她人在中國城的某處，今天有個記者會，會有很多華人社團到此，請我過去看看，我非常興奮，馬上就走了過去，果然，是個盛大的記者會，聚集了許多大人物與記者，小女子才疏學淺，只知道台上看起來是大人物，卻不知道是什麼來頭，主題是爲了呼籲澳洲各處華人，伸出援手，搶救四川同胞。



頗有不當。

想當然爾，記者會氣氛非常嚴肅，有許多人和許多慈善團體包含台灣的慈濟代表，輪番上台呼籲澳洲華人同胞慷慨解囊，我從網路新聞得知，災情十分嚴重，又看當日的澳洲新報駭人的標題，深感悲痛。記者會現場有個怪異的情形，因地點選擇在知名餐廳，包廂多是給喜慶專用，台後大紅色的窗簾上竟掛著「壽」字，

今天穿了襯衫，相機掛在脖子上 DV 在手，一副記者的架式，看見白小姐一人跑新聞，我還在幻想，我是不是也能、也該進入這個職場？來澳洲以後有很多想法，想教中文、想當記者，不可排除的因素還是有很多，最重要的，我不想當一個沒有歸屬感的旅人。

我需要你 —5月16日 雪梨天氣晴，而且氣溫很高



菲比約了我今天去看她工作，下午三點碰面。

今天車票總算是沒買錯了，遇見好心人教我，真的會了！今天在 SBS 裡拿著訪客名牌拍了好幾張，想著快離開了，開始有點不捨。

下午菲比看起來還是忙碌中，她人很

好，只是真的很忙，接電話整理資料，準備採訪等等的，我實在是不好意思，拿著 DV 拍她，一邊問問，當然還有其他人，只是我不想再回答政治的問題了，好難喔，台灣為什麼只留下這種話題讓人討論？

今天一整天不知道怎麼了，用信用卡打公共電話都不能接通，一直說提供的資料不正確，晚上回來以後，還不斷的試，沿街走到馬丁廣場打了不下十部電話，以為是信用卡失效，還買了一杯冰淇淋，應該是正常的，用零錢打給丹尼時，眼眶都溼了，才知道，每天用中文說的那幾句話，是那麼能穩定我的心。

朋友 —5 月 17 日 雪梨天氣晴，氣溫有 22 度



昨晚要上樓前，和 Kyle 約了今天去 Manly，他說要去 shopping，我很興奮，Manly 本來也是我要去的地方。

去了 Manly 約才 15 分鐘，像是淡水到八里，當然，港口乾淨多了，路邊的風景也好多了，可是 Manly 不怎麼樣，就是海邊嘛，對花蓮人來說，海有什麼稀罕，白色的沙、薯條、炸魚，本來很期待的海洋公園也只有小小的一間房子，所以動物園也沒去找了，海鷗超多，我和 Kyle 一直在驅趕，一不小心掉了薯條，他們全都展翅蓄勢待發，很可怕的。

Kyle 是個從 Perth 來的小孩，想賺錢買點好東西，有點幼稚的虛榮，晚上我還做了春捲給他吃，我打算把剩下的食物留給他，雖然他不會做菜，但我想簡單的青菜等等他可以使用，加在麵裡什麼的，我鼓勵他做點菜，他要在這裡住很久，也算是省點錢。

我說這是表現一下亞洲女人的美德，哈哈。

**Journalism in Multicultural Australia 講座** —5 月 19 日 雪梨涼

今天在 SBS 的工作是聽演講「Journalism in Multicultural Australia」，當然還需幫忙佈置會場。

這個題目很熟悉，在台灣常常被討論，甚至可說是我大學主要研究的課題，

但是，我感興趣的不是內容，而是工作情形；我見他們排椅子很有趣，雖然已經觀察了一段時間，澳洲人慢條斯里的態度還真是讓我驚訝，也不至於稱為拖拉，就是悠哉樂天的在辦公，當他們發現會場可能容納不瞭參加人數，想將拉門啓動，讓原本只需用到的二分之一空間加倍到整間會議室，光是這個決定，就讓 George 的助理 Helen 去詢問了半天，其他搬桌椅的壯丁，在會議室發呆枯等一小時，真的，一動也不敢動。



很多人都知道亞洲學生很不善發問的，老師問：「有沒有問題？」通常都是白問，學生們低著頭心事重重，其實一句也不敢吭，即使今天參加座談會的全都是 SBS 員工，來自各個部門，他們手拿著三明治午餐，還是積極踴躍的發問，你來我往交互問答，聽起來很精采！

最後在收拾桌椅時，我和 Helen 抬一張桌子要歸回儲物室，裡面有個不大的垃圾桶擋住去路，Helen 眼神示意我繞一小步把桌子推進去，心中的我已經笑翻了，為何不移開垃圾桶？為何不移開垃圾桶？為何不移開垃圾桶？餘音繞樑。

**再看一眼，雪梨** —5月20日 雪梨天氣有點冷，可是又不是太冷

今天是在雪梨的最後一天了，沒有行程，只是想去圖書館再處理信件，還有確認一下奧客蘭青年旅社的位置，和媽說話，因為網路儲值已經一毛不剩，圖書館真是一個好地方，連寄物櫃都不用錢，更幸運的，我今天在寄物櫃撿到 1 塊錢，丹尼說「一元復始，萬象更新」

還寫了信給福岳還有如枝姐，與他們分享我在這裡跟著跑新聞的心得，想起當校園記者那段時間，壓力很大，可是很有所獲，早上想起 Jess，要打電話給他，但忘了，和媽說話陸陸續續，上樓下樓，明天到奧客蘭或是要回台灣再撿個好時機打吧。



從圖書館離開以後，去吃了研究好幾天的烤肉，14.8 元我覺得很便宜，自從吃了那頓 20 元的日本料理以後，我還加點了一顆蛋，總共是 16 元吧，吃得很

開心；然後把電腦拿回房裡鎖著，我開始複習雪梨。

昨天和今天都沒遇見 Kyle，我覺得他吃了我的蛋和香腸很可愛，因為他很老實，我還是把洗衣精送去給他了，他說明早要起來送我，我說千萬不，我會哭的，真心的，我會哭，縱使是認識兩三天就吃我食物的朋友。

**紐西蘭你好** — 5月22日 奧克蘭天氣比雪梨冷，晚上不再穿露肩膀的紅色 T-shirt

我才知道，為什麼到雪梨的第一天會哭。

昨晚初到 YHA 時，雖環境良好，浴室也乾淨，但出外買沐浴乳時，街上冷清，好似有隱匿的壞事，我感到害怕，又開始覺得雪梨好，這裡不好，想叫媽媽。

還有早上的班機，都弄得我神經緊張，短短的兩個半小時，從雪梨往奧克蘭，也使我頭暈想吐，雖奧克蘭與雪梨時差只有兩小時，這裡十點雪梨八點，我昏昏欲睡，花了四元美金跟媽說完話以後，連六人行也懶得看了。

今天白天，打開窗戶心情好很多，面對的是門口，對面有整齊的大樓，陽光照進房裡的地毯，從光線中看見空氣中上升的毛絮，黑影也從心裡被太陽取代了。我繼續閒晃證實奧克蘭真的是個無趣的城市，忙碌也不忙碌，學問也不學問，逛街的知性的，都沒有好景點，跟花蓮差不多；不過滿街都是華人就是了，中文入耳的頻率比雪梨多太多，甚至一天中還沒聽見粵語，這倒是稀罕。

去了圖書館還是沒法用免費的無線網路，雪梨再加一分！回來旅社花 20 元美金買一個星期，還算划算，只是時差四小時，爸媽晚上七點，我都已經睡眠惺忪。

今天沒拍什麼照，心理作用覺得什麼都不有趣，除了“正宗”珍珠奶茶。還有，蔡林楠很酷，台灣的東西很多都能買到，昨晚第一就拿阿薩姆奶茶，今天晚上煮了維力炸醬麵，哪裡都比不上台灣的食物。



**身體和心理的疲倦** — 5月25日 昨天才想，已經三個星期沒見到雨，今天奧

克蘭竟然下雨

這幾天不知道怎麼了，身體不太舒服，走路像是坐旋轉木馬，沒有直線，天天賴床，不到十點起不來，出了門還是想躺下，精神大失。大概因為毛利電視台的 Horen 經理跟我說，叫我念一下資料，下週回去問問題，像是報告，緊張使我吃睡不得，還有生理期前潮，乾嘔的症狀。

今天去了奧克蘭博物館，從公園走進去竟然要花二十分鐘，我遠遠看見建築物，穿過大概是一個輔大大小小的草地，走得眼睛都快要闔上了，好想睡。進去之後除了毛利表演，其他展覽讓我更想睡，紐西蘭真是一個無聊又不特別的國家，大部分的展覽除了原住民文化，其他都是軍人哪、史前動物、還有一個亞洲藝術什麼的來撐場面，讓我有些失望。



晚上來了兩個新室友，我已經對交朋友失去興趣了，隨便問了兩句，加上他們很早就入睡，所以我把電腦拿到一樓來跟媽上線聊天，結果網路很爛，大概兩個小時的時間只能上網 20 分鐘，20 分鐘內我只跟我媽說了十句話，大部分都是阿阿阿？什麼什麼什麼？有沒有聽到？這樣，身體不舒服以及網路帶來的火氣，今天無論如何我想揍人！

小學生參觀電視台 — 5月26日天氣晴

爲什麼我小學時候都沒有這麼有趣的課程？



今天電視台裡來了一票小朋友，櫃檯的 Hilda 說是來參觀電視台的小學生，老師很有耐心的將他們妥妥在大廳，一邊維持秩序又一邊填寫訪客証，他說學校叫做 kiwi England，真生活化的校名。

小朋友很乖的，而且他們喜歡問問題，問的不好老師也不會生氣，電視台裡的員工都習以爲常，對於小朋友們，課本裡好說歹說都不比親眼所見的深刻，遠道而來的我，卻因爲課本太深刻，有趣的關聯。

不好 —5月27日 奧克蘭天氣昨天又濕又冷，今天剩下小冷

我一向口頭禪就是”能怎樣？”然後吃虧一鼻子灰。天氣部份就是：不過就是紐西蘭，能有多冷？我的生肖都過了兩次，如今在家裡還會問媽媽：今天出門穿幾件衣服？她會說：一件薄長袖加薄外套；不住在家裡的時候，就是太陽底下裹大衣，寒流來襲現大腿，奧克蘭不是太冷，可是昨天下雨的時候氣溫降得像是農曆新年，我從 foodtown 買食物回來，即刻泡上咖啡，等待網路穩定的時候，杯子頭頂的白煙已經散去，兩件事情可以由此得證：一、網路很慢，二、天氣很冷。

來奧克蘭這幾天，不繁華的城市讓我受了點驚嚇，幾條幹道幾個小規模的百貨公司，港口機場車站，肯德雞爺爺住得好遠喔，都是聽說的沒見過，我無意抱怨這裡的環境，是我想的與真實有點差距，昨天看福岳 sir 和我的對話紀錄，他確實說過紐西蘭哪都一樣無聊，我大概全心於好吃的 hocky pocker 冰淇淋，雖然至今都還沒嚐到。

我一開始對紐政府傾力發展毛利文化感到欽佩，電視台裡的毛利人十足自信又為自己驕傲，身為世界少數族群廣電會議主辦單位的 Maori TV，全公司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毛利人，頂天立地在這個工作崗位上賣命，他們有義務要為族人服務，更是為國家爭取榮譽。

週末去了奧克蘭博物館，一樓全都是毛利展，二樓和三樓分別是史前動物和二次世界大戰的紀念物，這時我才知道，紐西蘭除了毛利人以外，沒有其它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或建築，甚至號稱全南半球最高的天空塔，也不如雪梨塔更有名氣，在我來這裡以前，我只說得出「綿羊油」，其他一無所知，所以，究竟是毛利人在倚靠著政府發展保存文化？還是政府需要他們促進觀光和國際知名度？

今天訂了一張 6/22 從皇后鎮回奧克蘭的機票，6/22 好像變得近了，雖然滿街都有人說中文，吃得到餛飩麵也買得到義美泡芙，網路的便利好像台灣也不遠，今天還想著，假如不是一卡皮箱要拖來拖去，東一點西一點的參觀調查，我也願意做留學生，才自言自語說完這句話，便利商店冰箱拿出來從不微波加溫的三明治就讓我噁嘴，我想念 7-11 叮咚！店員含糊不清的”歡迎光臨”。

冷空氣的噩夢 —5月28日 奧克蘭天氣晴

網路氣象顯示這幾天要開始變天了，今天認識三位台灣來這裡 working holiday 的朋友，他們都告訴我，南島比這裡低五度左右，旅行社小姐也說，今

年正好是冷冬，真的會冷的；媽叮嚀我去買一件羊毛衛生衣，我看了免稅店，一件都要五至七十元，真的好貴，不下了手。

知道將要隨 Melissa 去 Rotorua(羅托魯阿)真是興奮，他們要我到那去看看曾經駐足過的古代毛利人，以及政府大力推動的觀光景點。雖然我看起來她臉上表情並不以為然，對於化做觀光化的產業文化，對毛利人來說到底算不算幫助？我想相同的問題在台灣依然存在，看原住民跳舞欣賞和認識第一步，但對舞者來說，工作的目的是真心的要發揚文化，還是只為了生活？觀眾充其量也只是過客，在他們的生命裡，毛利人又代表了什麼？



今天在書店讀了介紹台灣的旅遊書，裡頭竟然特別提計客家人，介紹一些來台的歷史和客家人的個性等等，偷偷的拍了照，還書時，有位年輕人對我說他想看我手拿的那本，我問他想去台灣？他說是的，非常想。因為他有台灣朋友，所以對台灣充滿好奇，我簡單的向他介紹了台灣，當然首推台灣小吃！我很乖，今天做了不錯的國民外交。

## 大學生與電視台 — 5月29日 奧克蘭天氣不冷

這些天不知怎的，路上的行人都在旋轉，我眼冒星星。

前幾天來了小學生，今天有大學生做報告，採訪了 Kim，Kim 是一位黑小捲髮的毛利年輕男子，他握我的手握得很真誠，他很熟悉學生做報告需要的材料，配合的程度讓採訪的三位同學很感動，Kim 還主動的說要從門口走進座位讓他們拍背影，這樣更有故事性。



大學生中一位女生是毛利人、一個印度男生、另一個是紐西蘭白人男生，組合很有趣，他們都說他們能說流利的母語，除了紐西蘭人能說英語之外，另外兩位讓人佩服，年紀輕輕將母語保存的良好，是做語言研究的我所樂見，而且族群意識高昂，這個報告也就是關於媒體所能影響文化保存的重要性，看起

來，大學教育也給年輕人建立了新志向。

從電視台回來，還去了枯乾葉子充滿的玫瑰花花園，一點也不美，我來的時機不對，不免還要讚嘆一下地球的奧秘之處，台灣家人已經吃坐了本年度第一顆西瓜，在南半球的我，卻因天冷看不到美麗的花朵，我好奇，南半球的聖誕老人穿什麼衣裳？

在花園邊看海和路過的火車，令我想起東華的木瓜溪橋，不同的風景。

還買了幾個文件夾要整理兩三公斤的資料，想躺著，睡得不踏實，醒來火氣真大，做什麼都不開心！

### 書店比百貨公司人氣高

—6月1日 奧克蘭天氣陰 有雨也有太陽

在澳洲博物館裡見過絡繹不絕的小學生校外教學以後，開始給自己出考題：

中國最長的鐵路？

列出兩條四則運算公式

唐宋八大家誰與誰是師生關係？

文化大革命的年代？

老師都對不起，我自己給自己出的題目，也答不出完整又正確的答案，可是我問同學，他們也說得不好，可是他們有說對不起，於是，我想，哪裡出了問題讓我們都記不住課文？

上個月在我的日記「博物館的教育」裡，我懷疑過台中的科學博物館知識太難，參觀的多是小學至中學生，博物館除了把稀有的、特殊的展出以外，教育應該為首要責任，讓學生們在平時可以學習，而非假日消磨時間的場所。我們接受物理和化學老師口沫橫飛的講述，都不如煮開水被水蒸氣燙傷手臂真實深刻。我既不住在中國大陸，也不出生在文革時代，更不會在日常生活用上四則運算，學校的教育為什麼不告訴我怎麼洗米洗衣？怎麼挑選新鮮蔬菜和魚肉？如何保養頭髮和指甲？我隨時隨地都需要新知識，可是我自小只懂得考試，除了課本上的文字，哪裡還有可以奉為寶典的管道提供詳盡答案？

澳紐的孩子只要三點半就放學，回家以後可以和鄰居玩耍，高中生還可以學才藝彈鋼琴，台灣的學生如不用補習還要到五點才回家，吃過飯有小山一般的作業，那麼辛苦的代價只有對老師說一句對不起，這個教育成就了誰？

WAIHEKE 島 — 6 月 2 日 奧克蘭天氣晴，WAIHEKE 島天氣晴

到港口的途中，聽聞我熟悉的中國笛，是一位老先生正在吹奏，我向前去和他說話，地上擺著裝笛子的袋子，長長短短的中國笛，我想念大學社團瘋狂練習的日子，他對我說，他是上海人，搬到這與兒子同住，已經一年了，整天還是想著回國，他說這裡洋人不好，他在家裡吹笛，惹得鄰居報警，不懂得欣賞！我笑，像是我家裡也總容不下弟弟拉二胡。

等船時，下了一場貓貓狗狗的大雨，急得在屋簷下躲雨，弄濕了我視之如命的旅遊書，後來想，也算是一種紀念吧。

想去 WAIHEKE 島尋找毛利人的遺跡，WAIHEKE 本是毛利語「瀑布」之意，電視台的記者 Lisa 對我說，去走一趟吧，毛利先民的腳步，她是在那裡出生的。

我錯過了比較早的船班，中午才出發，在台灣我很少坐船，到澳紐之後到是稀鬆平常，我不容易暈車，當然也不暈船，坐船對我來說是新鮮的享受，尤其是金髮碧眼的服務生與水手服，看得我目不暇給。

WAIHEKE 島的進入我眼中的第一分鐘，是一個多麼乾淨、清悠自在的小島，從 Queen's street 到這裡好像是兩個國家，一個是車水馬龍交通發達的紐西蘭大都，一個是單純天真的小島嶼，吸一口氣肺都得放慢，太快了會咳嗽的；我開始尋找毛利祖先的古老生活。

他們對我說，可以等巴士到 ONEROA，但是剛走了一班，下一班要等半小時，不過走路只要 20 分鐘，我喜歡走路，或者說我極討厭等待，迫不及待的裸左腳一步右腳一步已經走在小道上，遊客不是非常多，島上地形高高低低，有小山丘、有一小片一小片不連接的草地，我了解毛利人選擇這裡居住的理由，大自然的美意他們無力拒絕。

ONEROA 的商店有些太商業化了，賣的不外是海的紀念品，夏天穿的裙子啦、草帽啦、貝類製品，我沒有停留太久，相信那樣的生活與毛利人無關，甚至整條街見不著多數的毛利人，以及曾有過聚落的痕跡，不久以後，我搭車往 ONETANGI 海邊去，白色的沙一向是我對異國海灘的記憶，我出生花蓮，人說踩著石頭按摩腳底是無可比的治療，我只有痛，因此，我對沙子十分鐘情，白色的沙，五年前我到澳洲黃金海岸時，還抓了一把回家，我脫掉鞋子，隔著褲襠在沙灘上拚命的摩擦，把沙子都黏上小腿象是腳毛一樣，自己笑。夕陽紅色的光，打印在沙灘上，我黑色的影子拉得像歐美模特兒瘦長，包包在身上，好像歸來的

人兒，突然想起，1769 年庫克船長上岸時，是不是也看見辛勤工作的毛利人，正背著夕陽，準備回家。



我雖沒找著歷史的證據，也許有，但我誠實的，我說我沒見到，可是那樣子的海、那樣子的小山，起起伏伏的地形，我相信毛利人曾經迷戀過，他們賴以維生的大自然，不知道哪一個角落，或者小徑或者海灘，我與他們的影子曾經重疊在一起。

出外景 — 6月4日 奧克蘭天氣晴

今天最最最開心！

到奧克蘭來，身體不適加上核銷的壓力，使我終日昏沉，當我知道今天將要出外景，開心得提早到電視台來。Amoma 是一位約三十歲的女記者，她的搭檔是 Jay，Jay 是攝影師負責準備器材和拍攝，今天要到奧克蘭東北方的毛利學校去，有政府官員將到學校做巡查，電視台派記者採訪。

約 15 分鐘的路程，車上 Amoma 不斷抽菸和說髒話，可是有趣的是，她問我的中文名字，她說我應該告訴別人我的中文名字，而非英文，車上播放的是流行歌曲，他們兩人皆朗朗上口。

到了學校，還有另一電視台的記者，看起來是個大場面，有些老師正在佈置場地，Amoma 介紹我以後，他們很熱情的親我臉頰，我知道這是一種禮貌的表示，可是怎麼到今天，我才親身體會，事後我猜想，也許因為我是亞洲人，或者因為其他人視我為訪客，所以不會這樣向我 say hello。



學校很小，名字叫「TE WHAREKURA KUHUNGA」約一百多名學生，日常談話都使用英語，一上鏡頭，毛利語流利的不得了，Amoma 除了在鏡頭前說毛利語，幾乎也都說英語，我和 Jay 聊天，我驚訝他也是毛利人，外表幾乎看不出來，他甚至不會說毛利語，對在毛利電視台工作的態度，也認為是一份工作，使命啦、傳統的價值，一概沒

感覺，對此，我有些難過。

相反的，我在學校的另一方，看見小朋友們在上體育課，老師全程使用毛利語授課，因沒聽見小朋友答話，所以不清楚他們能否以毛利語回答，但是全校所見所聞皆是毛利語，是否必要的時候，毛利人才說毛利語？Amoma 說大部分都是因為家長有這份堅持，才將孩子送到這所學校來，學生幾乎都能毫無障礙的說毛利語。

儀式開始，所有的中學生集合在草地上，赤腳對著大門唱歌，是一種歡迎客人的方式，Amoma 也大聲的哼，一會兒，客人由校長領進門，對主人致敬，發表了一小段談話，學生們再度站起來唱歌，校方都以歌曲或是吟誦的方式回應，好像看了一場傳統真實的祭典。

我又偷偷感動落淚，Amoma 以為我打哈欠，我有些不好意思，就承認是了，今天我的工作拿著麥克風給她，Jay 負責拍，而我不入鏡，可惜的是，我自己沒辦法拍到認真工作的樣子，我有啦，真的有。

### 羅托魯阿還是摩托羅拉

—6月6日 奧克蘭天氣晴，羅托魯阿天氣陰

到威靈頓來本來不是我計畫中的計畫，很擔心回去以後難交代，可是 Vanessa 替我安排的行程實在用心，也值得一試，我知道交通和住宿將會花上一大筆，他們給我許多建議，且我將屬於隨行見習生，這樣的頭銜我太興奮！

我自己在禮拜五出發了，他們則必須結束一天的工作周末才動身，我一大早起床，七點鐘奧克蘭天還微微亮，一路上人不多，別說學生和熱鬧的早餐店了。聽說紐西蘭的長程巴士既舒適服務又好，我開心的提早半小時辦 CHECK-IN，看見司機是毛利人，一整個瞌睡蟲都消失了，拿相機和攝影機嘎擦嘎擦的拍，一副觀光客模樣又上身。

車子果然又大又舒服，司機還沿路介紹景點，越往南走，車裡看天氣就知道冷，但是下過雨的草地綠得刺眼，上週同學問我有沒有見到很多羊兒？我都說超市冷凍庫裡倒是滿多，今天大開眼了，好多好多好多羊咩咩喔，有草、有羊、有蓋在正中間的石頭小房子，童話故事書都畫不出的美，阿爾卑斯山少女忍著身體疼痛也要放進心裡的美景！

羅托魯阿的 YHA 離市區有一小段距離，初到此地的陌生人可以獲接送一次，旅客中心的服務小姐，我偷看了名牌還是 Helen，他一眼看出我的拙樣，五

分鐘後，YHA 專車抵達，是一位輪廓很深的毛利年輕婦人，大肚便便載著小女孩，脾氣很差，我問的任何問題，她都極不耐煩，就連到 YHA CHECK-IN 以後，我年久失修的方向感指引我衝向馬路而非房間，她在後方大聲罵我，好兇，我想歸於她的赫爾蒙，絕不是羅托魯阿的待客禮儀。



到博物館去已經是閉館的前一小時了，很體貼的，只要拿一張卡，明天可以免費再進場，但是正好是整點時間，有解說服務，幸運的只有我一人，可是解說小姐說因為時間太急迫，不便讓我發問。

博物館的建築物外觀上就有些奇特，博物館裡頭的歷史也大多談論這個，來自醫院改建，從前的人相信羅托魯阿的水有神奇的效果，所以在此有特殊療法，醫院的故事占多數篇幅，只有一樓一小部分談論當地毛利人，其文物和美麗文化，我想問一些當地人的生活，解說小姐說他是外地人，再談起毛利人，都是一副解說的口吻，好像是在消費他們，謀生的工作而已。

我很失望。

### **Fight for them** 6月7日 稍冷

Jay 和 Amomai 下午才會抵達羅托魯阿，而且是週末，我猜想他們不會提早到，我自願的安排到街上去走走，看看人群，參觀博物館。

房裡只有我一人，陰錯陽差的訂了兩人房，卻是四人房的價錢，昨天坐車折騰一天，今天一覺到中午，起床只能吃泡麵匆匆出門。

街上人不多，大部分也都是觀光客，我曾聽說羅托魯阿非常觀光又商業化，卻是如此，難怪電視台部分人提及羅托魯阿總是不怎麼歡喜，這裡的居民，我所能見到的毛利人和其他族群的比例約是一半一半，自從我到紐西蘭來，一直三兩句的和路人交談，發現大多數人對原住民(廣泛的來說)，沒有太大歧視，他們會說：喔！好相處的族群，或者說美麗的音樂與藝術，談及聯姻，卻有點結巴，大約是僅次於結婚的喜歡程度，年輕人不同，年輕人沒有太多族群上的分別，因為紐西蘭有太多移民人口，各式各樣，只要能說英文就能做朋友，你你我我不太計較，這種情形和我出生長大的花蓮類似。

我和 Amomai 到週末的市集去，他們約好的採訪對象在那裡唱歌，人高馬大的 Ray，我懷疑他懷裡的吉他尺寸不同。

Ray 見到我很開心，他竟然說了中文「你好、謝謝、油條」油條是因為他說旁邊賣的毛利傳統食物和中國人吃的油條一樣，所以他指著說那是油條，除了電視台安排的訪問以外，他自願的說要讓我拍攝，他很熱心毛利語教學，說是在學校裡教書，什麼地方我聽不懂，應該很遠。

他說的內容詳見影片，但是拍完以後我熱淚盈眶，他說的如此真誠，具建設性，不像我們外人，總是抓不到癢處，止不了癢，Ray 甚至說，他們需要像我這樣的學生，不遠千里到那裡去看看他們、研究他們，毛利人想做原住民的前鋒「we will fight for them!」，為世界上所有的少數族群奮戰！不管何時，只要我給他一個訊息，他馬上可以到我的教室去演說。



我對 Amomai 說，我雖覺得羅托魯阿不如我想像的毛利村那麼完美，有些太現代化、太人工，可是遇見 Ray，與他談話太值得！

**舞者** —6月8日 羅托魯阿 冷

我們計畫要到 TE PUIA 去取景，既是到了羅托魯阿就決不能少這種給觀光客參觀的民俗村，像是台灣的九族文化村一樣，當然膽大的自由落體遊戲只為台灣人存在。

一個簡單的精緻的文化園區，設有毛利美術工藝學校，可看見年輕毛利藝術家實際製作木雕及翡翠加工的過程，每天中午有兩場音樂盛會，我也算是遠道而來的觀光客，當然，買了票就決不能浪費此行；我在奧克蘭博物館已經看過一場，旋律還能哼唱起來，Amomai 他們是絕不會看這種表演的，我了解那份心情，當自己的文化被化為商業販賣時，有一種複雜的情緒，怕是淪為膚淺的觀光產業，卻又想毛利人受到更多焦點，或許當作交易何妨，又老是擔心著走樣。

不曉得是紐西蘭的民族性，對工作的積極正面態度還是舞者本身真的熱衷表演，每每見到毛利文化舞蹈歌唱表演時，台上總是充滿歡笑，看起來快樂、滿足，

好像真心的想表演，誠懇的把毛利故事都告訴觀眾，我見過許多原住民舞蹈表演，最後淪為跳舞的機器而已，非原住民也可以跳，只要穿上那套舞衣，不過就是一場秀，可是毛利舞者，他們要的，是另一種交流，是觀眾們真心投入給毛利文化的支持及關愛。



TE PUIA 著名的有活動旺盛的溫泉地熱區，園內布道規劃完善，一陣陣煙吹來，有仙女的幻想，地是熱的，天冷，許多人席地而坐，很是舒服。這裡曾經也是毛利人居住過的地方，有毛利舊址，走在山林小徑間，解說設備充足，一路都可以詳細聽到、看到歷史的軌跡。

### 將將將！威靈頓 —6月12日 威靈頓天氣大風小雨

一直想著，今天有點累明天再寫吧，今天很冷，手指頭不工作，拖著，竟然也超過一個星期；本來要報告電視台實習心得，以及每天心裡的 OS，一些漂亮的字，等到現在真正動手了，也想不起來，真不應該，我想起孔子說的面目可憎。

聽說台灣熱得不得了，我已經快想不起來流汗如雨的黏膩感，我紫色的冬季外套不間斷的穿了一年，顏色漸退，我愛這樣的天氣如癡如醉，可是穿小可愛擔心手臂太粗的煩惱，現在顯得可愛又極具魅力。

到威靈頓的第一晚，我在 Sarah 家用浴室裡的飛柔搓得滿頭泡沫，那香味和頭皮的舒適感，在蓮蓬頭灑水的同時與我的眼淚一同流到威靈頓的地底去，我說我不識字，所以在雪梨買的洗髮精可能是沐浴乳，洗得我髮尾髮根亂竄，頭髮硬得像可以洗碗的絲瓜布，五十幾天來不曾梳頭，回去之後要一把剪斷，我記得飛柔廣告在路邊幫人洗頭後的誇張效果，從今以後，我一輩子效忠。

Sarah 和 Josh 年輕隨和、善良單純，Sarah 是福岳老師的舊友，紐西蘭人，我到這兒以後才知道他中文講得非常好，在南京唸過兩年書，在台南待過一年，她愛中國文化如台灣人崇洋哈日一般，談起周杰倫會有少女的尖叫；Josh 是馬來西亞人，到紐西蘭念大學以後就留下了，當然中文也是可以成語連篇的，他們問我這旅途中什麼最有趣？我說，到今天為止，在他們家是我最快樂的行程；我在澳洲途中，與福岳老師聯絡，問他是不是有朋友願意讓我停留幾天，在這之前我都不願意這麼做，因為通過太多人情，將來也使得老師在台灣還得處處還清，但紐西蘭對我來說像是烏干達一樣陌生，最後，還是請求了支援；到威靈頓的第三

天，我已經不能明白這旅途中的幸運要感謝誰，讓我平安健康，認識這一對溫柔有趣的夫妻，和他們隔著肚皮兩個月大的寶寶。

威靈頓比我想像的好太多，也比奧克蘭更容易親近，氣候舒適環境優良，交通方便生活機能佳，我只要一皺眉，路人就主動指路，等待綠燈過馬路的 15 秒鐘換得眾多關愛眼光，誰能不為威靈頓傾心？

**毛利廣播電台** —6 月 13 日 威靈頓天氣冷，下著小雨的天氣更是冷得我穿褲襪發抖

自羅托魯阿和 Amoma 他們分手以後，踏上威靈頓的路途只有我一人了，Vanessa 替我安排的廣播電台在威靈頓的某處，她說的地點我一概不知，使出絕招點頭加微笑，她放心的讓我去。



還沒詳細說起羅托魯阿到威靈頓的長途跋涉，那真是疲憊又美麗的旅程，同樣是長途巴士，沿途風光美好，司機服務堪稱是世界一流，不但充當了車掌小姐介紹風景，還添有風趣幽默，途經陶波湖是魔戒拍攝場景，我雖不是超級魔戒迷，到了紐西蘭還是很想參加 day tour，竟要台幣五千元！路過陶波湖就動動食指多拍拍了。

我問過 Sarah 電台的住址，不是非常清楚，出來混的嘛，膽很大，索性闖一闖，果真很難找，我在有漢堡王當作地標的 CUBA 街轉來轉去，吃了一包薯條轉一圈，還是原地，好不容易從門牌找到了，欣喜的，還有中文報社！因為是禮拜五下午了，任哪一個國家的員工都大肆放鬆，錄音室沒人、兩三個中年人用毛利語開心聊天，是我在電視台裡也聽不到的流暢聲音；今天只有一件簡單的採訪，因為「It's Friday, you know!」就是樓下廣場上有威靈頓中學十幾位學生表演毛利歌曲，我後腳跟了前去，對自己找到了電台，有無比的成就感。

**首府威靈頓** —6 月 14 日 天氣晴。如果是平日，會是上班族中午溜達的好天氣

我的旅遊書上寫說：威靈頓 - 一座藝文氣息濃厚的城市，咖啡館和餐廳林立的繁華都市，整體洋溢著沉穩雅致的氣息。此外，威靈頓市內有四百多家餐飲

店，堪稱「咖啡館城市」。

爲了這句話，我決心喝咖啡度日，Josh 甚至每天要聽心得報告，「今天喝了哪一家咖啡？今天喝哪一種咖啡？」我愛咖啡如癡，可是壓力有點大了。到威靈頓來當然要去見識首都的丰采，一早喝了咖啡，拿著地圖對準了東是東，西是西以後才明白方向，走路到國會大廈只有短短的路程，獨特的建築素來有「蜂窩」之稱，國會圖書館及議場比鄰而立，整點有導覽團，可進入內部參觀，氣氛活潑開放，門口警衛甚至都樂意替觀光客拍照。



## TE PAPA 博物館 6月15日 威靈頓天氣晴

TE PAPA 意指“belong to us”

博物館裡所有解說都是雙語，這我不十分訝異，到紐西蘭來已經好一段時間，連香菸上都寫有毛利語的警告標語，博物館的雙語教育可想而知；既然毛利語被高度重視的程度已經是這樣，爲何毛利語教學還不能盡人意？真正的教育政策與情況我不了解，在 Ray 的說法裡還需要加強加強，他甚至認爲所有毛利語應取代第二外語，紐西蘭人能說多種語言的招呼，Kiaora(毛利語的招呼語)幾乎朗朗上口，真正學習毛利語的紐西蘭人又有多少？同樣的，在台灣，漢人學習原住民語除了研究者，一般大眾拚命的補習英文，深根土地上的語言誰明瞭？

TE PAPA 是紐西蘭首屈一指的博物館，1988 年重新開幕，具有世界水準，4 層樓的總面積爲 3 萬 6 千平方公尺，規模盛大；內容物包含紐西蘭歷史文化、產業礦物、動植物等…。在奧克蘭我已聞其名，到博物館門口，知道這個是免費的很驚訝，他們對我說，博物館是應該 in your life，生活就是不需收費的，歡迎天天都來。

不需收費的博物館，裡頭豐富有趣，不乏各年級學生的戶外教學，包含的毛利文化展品，更有太平洋島原住民的介紹，這是這陣子我參觀的博物館中，唯一有提及太平洋島原住民，解說詳細用心。我一直對這個部份感興趣，可是資料不容易得到，偶爾提及，電視台或者路人們總只是說，喔，是，有的；更詳細一點他們就不懂了，原住民在紐西蘭還是分有強勢與弱勢的，也許太多的關注眼神給了毛利族群，太平洋島人邊緣得可憐，我有心想了解也無從下手；博物館裡有

許多關於他們的介紹，包括歷史文化、族群分佈，還有族人現身說法，關於語言，有一項互動式展品是毛利語、太平洋島某一族語、夏威夷島原住民語的比較，像是我在大學做的作業，比較之下可以推論語言有相同源頭的機率非常高，我看了看那些單字，和台灣原住民語阿美語、排灣語、魯凱語也有關聯，不僅如此，服飾、長相、文化習俗都很相似，台灣學者很早就提出台灣原住民與太平洋島原住民相關的研究，以原住民作為學術對話，紐西蘭和台灣可以很親密。



在 TE PAPA 過了一整天，收穫很多，還得趕緊去喝咖啡，回去給 Josh 交代。

#### 毛利廣播電台 6月16日 天氣陰，中午晴朗

這是一個屬於私人的廣播電台，叫做 ” TE UPOKO O TE IKA ” 意思約是專屬毛利語的廣播電台，當然英文名稱就是 ” Wellington ‘ s AM radio station ” 裡頭的員工只有七人，是一個規模很小組織簡易的電台，可是人人都說極流利的毛利語，這在我初訪此地時已然見識過，我判斷是因為廣播與電視兩者功能不同，連帶的工作人員屬性也不相同，廣播媒體著重在地性，員工不以媒體專業素養為第一，應朝向語言取向，他們開玩笑說，我也可以來上班，只要學會了毛利語！

對於電台的歷史我沒詳細的調查，倒是真實情形用 DV 記錄下不少，Moki 是個很有趣的人，他熱情招待我，還替我安排和經理見面，他對台灣有一些了解，還說有個朋友住在台灣東部，他用中文說了宜蘭、台北等單字，我說我也住在東部，他立即連上 google map 叫我點出我家正確的位置，然後喔~的一聲很滿足。電台的運作由於規模小人力少，所以與其他毛利語廣播電台合作機會非常多，在威靈頓有 3 家毛利廣播電台，整個紐西蘭共有 25 台，他們互相分享資源，在實際生活中和網路上有密切往來，常有聚會、討論，情況和台灣所謂「地下電台」相似，節目中你來我往貼近聽眾，在毛利人生活中也是一條交錯的網絡。



和經理會面的過程不甚順利，經理是位女性，十分驕傲且毫不客氣，不許我拍攝也不斷質疑我的目的，盛氣凌人，好像隨時都會將我掃地出門，但我沒有太難過，因為經理室外的，都是可愛熱心的好人們！

## 夢的句點變成驚嘆號

—6月18日 庫克山天氣陰，氣溫約5-8度

我的築夢之旅，已經進入最後一週，一直在想，用什麼來形容我的夢想，很多天，我都沒有答案。我不是一個夢想實踐家，從旅行中得到生命的啓示，或者像謝旺霖〈轉山〉，放心了才哭，相反的，我雖獨自旅行，卻時時在哭，要問我有什麼心得？除了計畫中族群與媒體的題目，生活上，我說不出一些個大道理。



算算時間，我為築夢計畫準備了將近一年，也許更長，想起我坐在圖書館滿桌子的旅遊書，msn上召喚來的幫手，都是那麼久以前了；我出國以後，患了一種精神上的毛病，對於我坐上飛機前的許多事，有點難記得，我每天斤斤計較的幾毛錢，計畫的執行，一個人的安危，我頭腦裡面調不出來舊資料，有一天我想不起來中央的住址和媽的電話。

有一天阿婆跟我說她很想我，我說：跟在唸書的時候一樣阿！

從前，我沒有一刻不賴皮，巴不得什麼都煮好了放進我嘴裡，還念到大學畢業了才離開花蓮，走到今天，我雖然每天只和自己對話，卻不為孤獨感到害怕。

我認識了新的自己，我原來也有勇氣，能夠奮力的跳起來去摸雲朵，如果我不曾有夢想，我不會知道，天空其實離我們很近。



天黑以後絕不出門 — 6月20日皇后鎮天氣冷

從庫克山上車，一路昏睡到皇后鎮，七個小時就連全車的乘客都下車去上洗手間，我還沒知覺，司機說他看不到我。

和我同車的，有一位與我年紀相仿男孩，與我在同一間 YHA 下車，他說他是新加坡人，靠家教打工度假兩個星期，奇怪又令人驚訝的，他不大會說中文，名字叫 Lincoln，中文名就是郭林肯，他說的英文有些我又聽不懂，亂答一通，好笑的，我們很有話題，約好了一起玩耍，他一心要來皇后鎮玩 Bungy jump，約了我我都不肯，今天我們還認識了另一位馬來西亞來的女生 Phoebe，她在新加坡做會計工作，她中文說得很好，我們三人聊天，中文英文各半，非常有趣！

Phoebe 竟然是從馬來西亞的沙巴來的，我興奮極了，請她說一段客家話讓我錄下來，可以聽懂，可是有些用字就不太一樣，她說漂亮叫做「好亮」，自己人叫做「自家人」，果然有值得研究的地方，我也好想去馬來西亞。

他們都約我晚上到 pub 去喝酒，我絕不答應，在台灣的生活，晚上很危險的，尤其和陌生人出遊，台灣父母聽見會火冒三丈跳躍三尺，從我出國以來，晚上就不會獨自出門，即便是傍晚，我都快步走向住所；今晚，我們三人因參加了 day tour 很晚才回到鎮上，不得以要吃晚餐為離別也為相遇，十點中幾乎沒有餐廳，剩下的不外乎是夜間生活的酒吧，林肯總是說很安全的，我還是擔心，想他們會不會聯手灌醉我？也許他們根本早就認識的？我聽說很多築夢計畫的學長姐在外，都會被騙遭竊，是不是輪到我了？我的一切都如此順利就是要為走向這最後一天，電影都是這樣製造高潮。

當然沒有，三人都那麼開心，我和林肯各點了一碗麵，Phoebe 說點了冰淇淋，大家又各點了一杯啤酒，我心裡有些為將要結束而難過，可是不敢說出口，怕是太矯情，一路上萍水相逢的朋友很多，不留戀擦肩而過的緣分是背包客有的默契，在皇后鎮的某個街口，我和林肯一同回 YHA，Phoebe 往另一個方向，林肯對她說：「see you in Singapore！」，我只有故作瀟灑。

鎮上有兩間 YHA，我們不約而同預約的是湖邊 YHA，晚上那麼美，街上雖有人潮，可是人人都開心放縱，林肯說難道我不想見識別人的夜生活嗎？我想呀，為何我從來不敢出門？

台灣的社會教會我們什麼？給人們帶來不安全感而已。

紐西蘭奧克蘭客家同鄉會 —6月22日日 奧克蘭我回來了，現在會說天氣暖

才一腳踏進奧克蘭，就穿不住外套，奧克蘭的天氣、市區，在南島孤獨的時刻，曾經悄悄進入我心裡。

從代表處楊處長口中，得知同鄉會的線索，楊處長表示：客家同鄉會是奧克蘭華人社團中的第二大社團，組織運作強，每每活動熱鬧盛大，向心力強，是一個非常團結的社團。我知道這消息之後，萬分欣喜，我與古前理事長聯絡上，她熱心好客，道地的中文甚至帶客家氣味，電話的這頭，我手持話筒感動的顫抖。古阿姨說，6月15日正好是一年一度的客家嘉年華活動，是每年最盛大的客家聚會，可惜我將前往羅托魯阿和威靈頓繼續調查，可是 Vanessa 給我安排的行程和客家嘉年華會，整整六十六天中，最難取捨。



從皇后鎮回來，理事長約我到家裡晚餐，我從電話中聽見家裡熱鬧氣氛，很是緊張，不好意思極了，我猜想她約了朋友，是不是忙碌了一整天？一時間，我想買個小禮物，可是我不是在地人，買不了水果禮品，衝上 Queen' s street 去急得不知所措，最後我買了一盒手工餅乾，還是不安，不知道合不合口味。

我和媽說這件事，她也開心極了，她千萬囑咐我要有禮貌，誠心的謝謝叔叔阿姨們邀請，理事長說，她也會請一位廖先生來接我，買東西、洗澡、打電話給媽報平安，時間拿捏得不準，快跑指定地點時，才正好趕上小廖叔叔的車；一上車他們夫妻親切的和我談話，說了一些台灣的事，還有桃竹苗等客家聚落地名，我好想念學校。

到理事長阿姨家，果然熱鬧不已，大家都說海陸客話，阿姨們削水果煮飯、叔叔們擺盤，好像家裡過年的樣子，我紅了眼框，幫著削水果，有兩顆淚珠，滴進泡著水果的鹽巴水裡，我悶不出聲，即將返國的前兩天，心裡才澎湃的想家。

我總是說，一路上的貴人相助，我何德何能？與他們素未平生，卻邀我至府上用餐；餐桌上，幾乎沒有一句非客語，卷舌的海陸我有多久沒聽見了？從台灣帶來的 mp3 裡，爲何不裝滿我喜歡的聲音？客語支持著我的生命哪。我雖沒真正見過其他海外客家同胞，從別人研究中得知，許多客家話已經走樣，不敵強勢語言，兩代或者子女們都不能懂客家話，可是叔叔阿姨們，還這麼用心執著，唱一首「一條花手巾」都帶著鄉情。

客家人請客老是大碗大碗的盛給客人，我說，旅途中我買一把青菜一個人都吃不完，也好久，沒有見過一整條的魚。一桌子美味，配我感激的淚水。

我衷心的感謝老天爺，謝謝，讓我有夢，給了我築夢的階梯，還給了雲間的天使。

## 四、成效評估

### 1 經驗分享與交流

我將回去使我發夢的地方—「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」和學弟妹分享這一路心得，在同一間教室，同一個座位，我還要告訴四年前的那個我，我勇敢的圓了夢。我的傳播學林福岳老師在這過程中，給我支持和建議，他也鼓勵我回國之後，到課堂上與學弟妹分享，讓一個夢可以牽引更多個夢。當然，學術上面的交流必須傳承給學弟妹，台灣原住民與澳洲、紐西蘭原住民的研究不可輕忽，語言領域和媒體方面，就我親眼所見我聞，和課本對照，往後的學習更帶實務性。不僅如此，東華原住民民族學院中，民族發展研究所、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中，有部分研究生專研族群媒體議題，我的經驗與學習可以帶給他們微薄的幫助。

最重要的，還有目前我就讀的中央大學客家學院，眾多有夢的客家青年，除了學術上的貢獻，夢想的實現也是求學中重要又美麗的過程，願我能做一塊磚頭，有昭一日，美玉會綻發五彩光芒。

### 2 我國電視台的發展

澳洲、紐西蘭兩國族群媒體的發展都早先台灣許多，SBS 甚至在 1975 年小型的多語廣播節目已現雛形，經過多年考驗歷練，今日儼然成為全世界最成功的族群電視台，SBS 和毛利電視台成功的最大原因是專業人才的培養，既然是標榜族群為主的電視台，任人應以此為標準，如毛利電視台員工百分之七十五為毛利人，而這些人才絕對專業，而非頂著一張動人的臉孔和流暢的毛利語就能勝任，澳洲、紐西蘭政府重視媒體給語言文化帶來傳承，因此，培養原住民及少數族群傳播專業人才，是使電視台恆久發展的重要一環。

### 3 政府政策和社會層面

以上因素最大的推手來自政府重視程度，澳洲和紐西蘭都是多元族群的國家，台灣亦是，政府照顧少數族群，釋放多項福利，避免強勢文化擠壓弱勢，社會上，用政策來保護原住民，使之有平等的待遇，生活機能佳，社會地位提高，減低歧視、族群問題，社會安樂和諧；築夢計畫中，我發現台灣有關單位在族群政策上推動得不錯，不論是醫療、教育、文化保存…等，澳紐政府有的，我們也有，起步稍晚但還可以追上，希望藉由國外經驗讓台灣持續進步，將來，也能驕傲的讓外籍學生參觀原住民電視台與客家電視台。

## 五、檢討與建議

### 1 我的檢討

我一向是不愛事先仔細規劃行程，有流浪的瀟灑，事實上是一種不負責任的驕傲與任性，這使得欲關心和幫助的人們，摸不著頭緒，我的生活起居，在台灣期間都沒有妥善安排，辦事處林碩彥組長問我住在哪，他好方便接送，一直到我從墨爾本專機雪梨前兩天，才告訴他，我的隨便，給別人帶來麻煩。

另外，我準備的知識和專業素養不足，大多是安排行程占去我所有的準備工作，除了大學學習的科目和這段時間福岳老師耳提面命以外，我只有少量的閱讀，事實證明略顯不足，還有機器的操作，好的影片需要技巧，這方面我還需要學習與練習，最後是一個人旅行應有的心理建設，應該有請經驗者詳加輔導。

投稿的計畫書撰寫得不夠精準，使得我此趟計畫經費不足，澳洲與紐西蘭的高消費是擬計畫書時必須了解的事項，我卻大意疏忽，預算不夠周全，行前一切準備應該更縝密，踏上築夢的腳步要更有信心。

### 2 建議事項

#### (1)將大洋洲從其他地區分別出來

簡章將生活費補助款分為：美加、日本、歐洲、其他地區，大洋洲歸屬其他地區的一日一千元範圍，2005年澳洲國民平均所得為32000元(資料來源：外交部領事事務局)，2005年紐西蘭國民平均所得為25400美元(資料來源：駐紐西蘭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)，2005年台灣國民平均所得為15271美元(資料來源：行政院主計處)，數據可知，澳洲與紐西蘭為高所得高消費國家，我在所居住的青年旅社，六人房一個晚上要價台幣924元，與一千元的生活費補助(含吃住交通費)是有些落差，因此，希望能將大洋洲從其他地區分別出來，使學弟妹能有較好的生活品質。

#### (2)提醒錄取人相關訊息

從一般管道難取得的海外僑胞聯絡之訊息，或者相關報導等…，希望承辦單位能主動提供給錄取人，使之在外必要時得到幫助。

我在奧克蘭拜訪的客家同鄉會，是由辦事處提供的聯絡電話，可是我認識了

同鄉會成員之後，才明白他們與台灣客委會十分密切，當時我感到孤獨，如果早得到這條線索，或許可以獲得更多支持和幫助，隻身在外的心情很容易受慌，不論是物質上或者精神上，都非常需要一道頻率，跟相通的人連上線，希望往後，各錄取人能從客委會、或者學長姐經驗談中，得到國外相關訊息。

### **(3)加緊與外交辦事處聯繫**

同上，承辦人去文給各外交辦事處，說明此計劃內容以及錄取人行程，辦事處是否理睬，全仰賴該辦事人員態度，我的運氣好，雪梨辦事處林組長熱心體貼，老早與我聯絡，叮嚀天氣狀況，電訊產品使用，我到雪梨時，照顧我的生活起居，最後，主動替我聯絡奧克蘭辦事處汪組長，到了奧克蘭，有幸見到親切的楊處長，他們都待我如賓客。

我回國以後，許多學弟妹問我，築夢雖應該面臨挑戰，挫折也是必要的，但是安不安全呢？我了解承辦人難處，不能處處照顧得周全，但是希望築夢計畫將來還是能使兩方有更多往來，讓築夢者多一份保障。